

全球化与新移民叙事

《美华文学》与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

程国君 著



科学出版社

全球化与新移民叙事

——《美华文学》与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

程国君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新移民文学是在全球化、新移民思潮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对于这种离散诗学、跨国诗学或全球性诗学的深入研究需要凭借全球化和现代性理论,本书依据这个理路对严歌苓、张翎、刘荒田、沙石、吕红、一平和陈瑞琳等新移民文学代表作家文本的全球化议题四维度的丰富主题和叙事追求作了深入阐发,并由此揭示了这些作家及其文本创造对于华语文学史的独特价值与贡献。

海外华语叙事具有重要的国家文化战略意义:其一方面讲述“美国梦”,一方面向世界叙述“中国故事”;一方面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参照,一方面也是未来世界创造的新信仰和新寓言,本书以此理路揭示了作为“华侨文化”体现的新移民文学的大量文本所展现的独特文化价值意义。

本书阅读对象为世界各地华文文学爱好者、研究者,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者、爱好者以及本领域的研究生。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化与新移民叙事:《美华文学》与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 / 程国君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03-051232-1

I. ①全… II. ①程…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北美洲
IV. ①I710.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322050号

责任编辑:王洪秀 冯晓寅 / 责任校对:刘亚琦

责任印制:张 伟 / 封面设计:铭轩堂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京华虎彩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6月第 一 版 开本:720×1000 B5

2017年6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0 3/4

字数:330 000

定价:8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美华文学〉新移民文学研究》
项目成果

陕西师范大学优秀著作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深到而敏锐的学术自觉

程国君教授擅长于研究文学社团和文人群体，先前研究新月派，再后来研究台湾女性作家群的文学创作，现在又研究《美华文学》杂志与北美华文学家群体。再三的学术成功使他尝到了文学群体研究的甜头，他在文学群体研究的领域开辟出了一条适合于他自己的个人化的学术道路。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研究领域，相对于作家作品研究而言，文学社团或文人群体、文学期刊的研究颇见难度。这不仅仅是因为文学社团、文人群体以及文学期刊编著集体是由众多作家个体组合而成的，一个综合体在规模和构成方面总会比一个单体更为复杂。更重要的是，作为文学综合体的社团或文人群体，它们是一个有鲜明个性的“杂多”。千万不要以为将一个个作家个体进行简单相加，就可以得出一个“杂多”型文学社团、文人群体或文学期刊的基本状貌。鲁迅先生说得好：“文学团体不是豆荚，包含在里面的，始终都是豆。”^①这正道出了文学社团和文人群体难以付诸简单研究的真谛。

毋庸讳言，一个再统一、再简单的文学团体，其内部的组成人员往往都带着各自的文学个性、文学倾向、文学风格，他们集合在一起并不能按照我们简单的想象那样立即会统一为一个社团共同的个性、倾向和风格，这就需要研究者千方百计在这种“杂多”的个性链接中寻找出文学的共性和文化的共性。其次，文学社团、文人群体往往会持续相当一段时间，在这样的持续期间主要成员或重要成员会常常发生构成性的变化，使得文学社团和文人团体的组成更为复杂，文学社团、文人群体包括文学杂志编辑

^① 鲁迅：《〈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鲁迅全集》（6），第2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集体的研究必须适应这样的复杂性。再次，文人群体或一个文学性的杂志，其构成人员和承载内容往往并不一定局限于文学方面，例如程国君教授研究的新月派，简单地说是新月诗派，可实际上这个社团包括哲学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家、思想家，甚至还与职业军人有关系，要想全面把握这样的文人群体，对于文学研究者来说是一种严峻的挑战。

程国君教授的《新月诗派研究》虽然避开了新月派人员构成成分的“杂多”，但并未回避新月诗派诗学倾向的复杂，诗人志趣“杂多”的事实形态，也未对新月诗歌群体进行简单化的学术处理。他的研究尽可能将学术触角展开到新月诗歌的各个层面，尽可能覆盖到新月诗派的全体成员，所留下的论述死角越少越好。毫无疑问，新月诗派这个文人群体不是豆荚，其成员之间的诗风差异远远多于他们的文学共性。程国君教授善于在他们诸多差异之中寻求“最大公约数”，得出了“生命诗学”的准确而精彩的学术概括，体现出程国君教授在学术上敢于挑战、不怕繁难的勇者风范。

在收获了新月派研究的成功与喝彩之后，他的研究转向海外华文文学。不过他仍然关注文人群体，这回他选取的研究对象是《美华文学》杂志，以及围绕着这个杂志的北美华人作家群体。文学杂志与文学社团研究固然有明显区别，但都可以在文人群体意义上进行学术定义，因而擅长文人群体研究的程国君教授依旧显得游刃有余，长袖善舞。他的学术开拓依然在处理文学团体不是“豆荚”的复杂现象方面得到了透辟的显示。

文学杂志研究的关键当然在于弄清研究对象的历史。历史稍长的文学期刊免不了包含复杂的沿革、变衍、重组等运作，特别是在海外，同人化的期刊往往由于背景资金的不稳定，主干人员的流动性，以及读者、作者队伍的频繁更新，其编辑策略和文学倾向、文化选择都会出现种种异数，这一方面增加了研究对象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另一方面也为相关的学术研究增加了难度。程国君教授的研究紧紧抓住《美华文学》所具有的种种复杂性展开，连同这个杂志编辑集体和作者群体的演变，杂志发表内容构成的丰富与变化，特别是围绕着这个重要杂志涌现出的重要华文作家及其各自的志业与成就等等，所展开的学术陈述与学术分析详密、生动而富有深度，与文学杂志构成的复杂性、丰富性颇相匹配。

其实，内部构成的丰富性与复杂性，是一个杂志社或文人群体发生种

种运作的基本动因。研究者要将这种历史运作的内在动因揭示出来，则不能单单依靠一本杂志或一般平行出版物的读解，尚须研读和征引大量背景材料，研究各个成员的心志脾性，人际关系及其在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相互影响。这正是程国君意识到的学术要求，因此他专辟若干章节，专题研究《美华文学》作家群中的重要骨干，将这个文学杂志所属的作者群体、编辑集体及其他他们之间交叉、联合构成的文人群体，组合成汉语文学世界引人注目的文学存在，通过自己的学术阐述，调动几乎所有重要的美华文学的资源积累，呈现出当今汉语文学发展中无法或缺的北美板块，所取得的成就与这个研究对象的存在几乎具有同样的意义。

程国君非常清楚，《美华文学》这样的文学杂志、文人群体与一种文学社团的运作极为相像，因而必须将这个文学杂志当作一个文学社团来研究，这样才能立体地展示其丰富性、生动性。一个丰富而生动的文学群体有着自己鲜活而独特的文学作为，有着自己鲜明而成熟的文学志趣，有着自己特别而精致的文化关系、社会关系和人际关系，有着属于它自己的故事，它的得意，它的辉煌，它的艰难，它的各种各样的尴尬与无奈，也就是说，一个文人群体，文学社团，几乎就是一个独立的文学机体，审美机体，一种有生命的文学生物，一个具有立体性的文学存在。对于这样的学术对象的研究，需要研究者的立体思维，需要学术解析的生命感性与理论思维的活性，以免这种鲜活的对象因研究反而变得僵死不活。程国君的研究通过多向度学术审视和多维学术处理，非常精彩而且精致地完成了这样的学术任务。他把握住《美华文学》作为自由出版物的自由特征，努力还原其所具有的自由多样的文学实验运作与成就，将这个文学生物描述得相当丰富而充满活力：“自由出版物产生自由多元的文学。自由出版物开辟了自由多样文学实验的园地。所以，在这个刊物上，我们既能够看到东方主义立场的文本，也能够看到西方主义立场的文本，耶稣、圣诞以他本真的面貌出现，浓郁的复活节显示着上帝的存在，假洋鬼子成了主角，东西文化竞相亮相。”他注意到《美华文学》的作者，虽然大多来自中国大陆，但他们的自由意识和多元视野决定了他们很少单一地选择中国或东方立场，而是常常从美国或西方文化立场出发进行写作，是他们“改变了早期华文创作诋毁西方或美国的立场”，他们以自己的开放性、包容性带着自己

的文学站到了“一种新的文化坐标”之上。这个文学生物由此拥有了自己的灵魂，自己的血脉，自己的品格，因而也享有自己的自由。

文学杂志的研究需要紧扣历史背景。特别是在海外，不同的经济背景、政治背景、社会文化背景，对于哪怕是文学杂志的编辑指向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美华文学》这样的文学杂志往往处在典型的次边缘状态。一方面，它是有自身追求的文学生物，且与人们的心灵创造和文化情感表达的愿望紧密联系在一起，这对任何社会、任何时代、任何人群都是一种精神上的刚性需求，因而它不可能真正处于边缘化的状态。但是，另一方面，它毕竟处在北美的社会主流结构之外，其作为文学杂志和汉语文学创作的载体，对于主流社会、经济、政治甚至文化生活而言，又不得不自处边缘。对于一定的创作对象甚至阅读对象而言，它的主流状态非常鲜明；而对于它所处的那个始终活跃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而言，它又不得不自处边缘，综合起来，它所体现的只能是次边缘状态的文化。程国君的研究非常准确、非常深刻地把握到《美华文学》的这种次边缘文化形态，作者在《绪论》中就明确勾勒出这样一种属于《美华文学》自身的文化形态：“移民文学是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之一。《美华文学》实际上是中美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因此，以《美华文学》杂志为主或作为一个突破口，把现代化与移民现象结合起来，并从当前涌动世界的全球化及其理论方法来展开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不仅具有重要文学价值，而且也具有的重要的文化价值与意义。”因此，作者既注重文学文本研究，又注重文化研究，从现代性、全球性及其文化价值功能这三个方面确认这个文学杂志及其围绕它的文学群体的次边缘特性，使得它的文化地位和文化意义得到了精准而有分寸的学术阐释。

次边缘的文化状态不仅是把握《美华文学》文学群体的学术门钥，也是研究海外汉语文学与当地华人社会之间关系，海外汉语文学与属地汉语读者之间关系，以及海外汉语文学与中国本土读者之间关系的不二法门。程国君的研究充分地、立体地、全面地揭示了这种种复杂的文化关系。他从次边缘状态的文化特性出发，论定了这种文人群体和杂志编辑机构的文化意义及其在海外同胞心目中的价值地位，同时紧密联系到相当一部分美华文学作品在国内读书界和文化界的巨大影响，并从“新移民”群体的“跨

文化写作”这样一个次边缘文化现象解释这样的现象：“跨文化写作是新移民文学的一个首要特征。像《曼哈顿的中国女人》《北京人在纽约》这类展现中西文化相遇及其复杂人生体验与感受的书写，在新移民文学里是一个最为常见的主题，也是一个恒常主题。《美华文学》杂志的相当多的文本，其小说创作，散文创作，诗歌创作和美术、摄影、书法，也多是表现这一主题的。从中国移植到美国，从东方文化移植到西方文化语境里，个体人生命运会发生极大的变化，原因就在于中西文化的巨大差异。”这实际上正是勾勒并凸显了《美华文学》及其文人群体的次边缘文化状态，它的文学显现往往是跨文化写作。

程国君教授对于《美华文学》以及北美汉语文学写作的研究相当自觉，自觉到他在理论感性方面已经感受到“中国文学”加上“华文文学”的概念面对其次边缘文化状态在学术和文化表述上的诸多不便。他觉得需要用“现代汉语文学”这样一个综合性更强的概念指认中国现当代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这个特定的文学整体。在本书的第一章第一节，程国君便指出：“与现代汉语文学的主要发展地中国大陆和台湾的文学刊物相比，《美华文学》的）这些特点决定了它是典型的自由出版物——是美国自由文化语境下的自由出版物，是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刊物。这也决定了它推动世界华文文学发展的独特向度。”程国君分明意识到，中国当代文学与世界华文文学实际上是一个整体，它们拥有统一的文化传统和美学惯性，统一的语言基础和文化趣尚，截然分成两块或者更多的确不利于学术和文化的论述。他选用“现代汉语文学”加以概括。钱理群先生也喜欢用这个概念，他曾写过《现代汉语文学走过的路》一文，曹万生还编著过《中国现代汉语文学史》。这样的命名反映出一种可贵的学术自觉：突破国家、地区的人为区隔，将世界范围内的汉语文学视为一个整体，即将通常所说的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海外华文文学统一为整一的文化审视对象。这是一种历史理性的体现，也是文学学术发展趋势的要求。事实上，在任何国家和地区，用现代汉语写作的文学作品都会贯注“五四”新文化的伟大传统，体现新文学统一的语言新质、文化素质和审美品质，它们以一种整体的形态和魅力向世界文学展示自己的作用力和影响力，这时候，用国别文学和地区文学强行将它们分割开来往往显得非常勉强，因为它们早已形成了汉语的“文化共

同体”，在任何时候、任何意义上都不妨称之为“汉语文学”。只是，为了区别于传统汉语写作，故而需强调“现代汉语文学”。而我在《汉语新文学通史》以及相关的文章中选择“汉语新文学”概念，只是考虑到“现代汉语”作为学科概念和学术概念已经非常稳固、成熟，“现代汉语文学”的表述面对过于强大的“现代汉语”概念会产生一种语感上的依附感，于是在“汉语文学”之间加一个“新”字，唤起我们曾一度非常热衷使用的“新文学”概念。其实，使用这种学术表述的“初心”与“现代汉语文学”的概念选择完全相通。在相当多的学术场合，我们确实需要将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台港澳地区文学和海外华文文学整合为一个独立而统一的整体，这时候我们不妨使用“汉语新文学”或“现代汉语文学”概念加以表述。这不仅仅是一个概念的选用问题，更是一种学术理念和学术伦理的选择。程国君教授在这种迫不得已的学术选择中使用了“现代汉语文学”，在他的研究体现出学术理念的自觉性和学术伦理的严肃性。

不过，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的著名专家，程国君教授仍然希望将华文文学概念贯彻到底。在前引论述中，他将《美华文学》定义为“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刊物”，乃是在华文文学范畴内突出这个研究对象的“中国文学”品质。这种学术感觉显然是准确的，虽然处身于美国、加拿大这样的“异国”，虽然在西方文化语境的笼罩之下，但它的语言特质、文化和文学素质与倾向仍然可以被界定为“中国文学”。这种处身“异国”的“中国文学”认知当年胡适先生也有过。上个世纪 50 年代，周策纵等在美国纽约的中国留学生组织了白马文艺社，在汉语新文学写作方面显得尤其活跃，胡适对此倍加赞赏，称“白马社是中国的第三文艺中心”。^①另外两个中心则是在中国大陆与台湾。胡适当然不会真的将在美国发生的文学现象算作中国的文艺，而且还是中心意义上的中国文学，他在这里想要表达的意思是，白马社是那个时代汉语新文学写作的第三个中心，足以同中国大陆与台湾的文学界并列。当他将这样的意思表述为“白马社是中国的第三文艺中心”时，他的心目中的“中国”已经不是一个明确的国体概念，而只是汉语文化和文学的另指。在较为口语化的表述中“误”将汉语表述为“中国”，其逻辑性地显示的是国族意识的淡泊，以及汉语分量感的加

① 据周策纵回忆，见王润华：《被遗忘的五四：周策纵的海外新诗运动》，《文与哲》2007 年第 10 期，第 614 页。

重。程国君教授将《美华文学》定义为西方文化语境下的中国文学，正体现了这样的文化逻辑和学术感兴。

这样的逻辑与感兴体现了一种学术文化趋势：必须尽可能淡化国族文学的地域属性而更多地强调文学语言的“文化共同体”特质，借取准当而精短的“汉语新文学”或“现代汉语文学”概括作为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助力，将内涵更加丰富、力量更加集中的“中国文学”因素全面纳入“世界华文文学”的整体考量之中。

朱寿桐（澳门大学教授，中文系主任）

2016年10月

这是跨海的“丰碑”

——世界华文文学研究的新视角和新突破

记得是2010年的3月21日，旅居加拿大的中国台湾老作家痖弦先生来到休斯敦。在休斯敦，他首次发表他关于世界华文文学的期待与展望。那也是我第一次听到他关于构建世界上最大华文文坛的倡议主张。他认为进入21世纪，世界华文文学的重大使命就是要努力建构华语文学在世界文坛之应有地位！他在演讲中有这样的话：“以华文文学参与人口之多、中文及汉学出版之广泛以及中文在世界上的热烈交流激荡等现象来看，华文文坛大有机会在不久将来成为全世界质量最大最可观的文坛。”^①之后的2011年3月3日，痖弦先生将他这次休斯敦之旅的思考整理为《大融合——我看华文文坛》，正式发表在《中国艺术报》上，不久就引起了海内外的热烈反响和积极呼应。

关于近30年来的世界华文文学，其风起云涌的写作阵容，通常被学术界分为五大版图，即中国台、港、澳文学，东南亚华文学，北美华文学，欧华文学及澳华文学。在这五大版图之中，最早被研究者瞩目的首先是台、港地区的文学，之后推向东南亚，而北美的华文文学被评论家广泛关注则稍后一些，但不可否认的是，近年来的北美华文文学成就斐然，无论从历史的深厚积淀来看，还是作家作品的数量和质量来看，它都一跃成为海外华文文学再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了。

^① 痖弦，2011-3-3，大融合——我看华文文坛，<http://www.chinawriter.com.cn/wxpl/2011/2011-03-03/94807.html> [2016-9-11]。

2012年秋天，应陕西师范大学世界华文文学研究所程国君教授的邀请，我回到西安讲学，主题是介绍北美华文文学的三个浪潮。我们在交流中形成了很多共识，深切感受到在当今的“全球视野”下，华文文学正处在与国际文坛接轨的前沿，尤其是美华文学，其重要的学术地位急待研究者发掘与整理。就在这一年，程国君教授远赴美国旧金山，历尽艰辛，全面搜集了在北美地区历史最悠久、影响最深远的华文期刊《美华文学》。他告诉我：“要从《美华文学》这个切口，来打开北美华文学这个巨大的文学宝藏！”

仅仅在三年后，一部厚重的《全球化与新移民叙事——〈美华文学〉与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书稿就摆在了我的面前。它的副标题就是“《美华文学》与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面对这部著作，我不禁惊叹，这绝对是一座具有全球视野的跨海“丰碑”！因为迅速崛起的世界华文文学，俨然已成为当代学坛的一门“奇学”。它的“奇”，一方面是向世界传播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另一方面则是在新的历史环境下进行着全球性的文化对话。程国君教授正是站在这样的制高点，从《美华文学》入手，为北美华文文学的研究奠定了一块极其重要的基石。

喜读《全球化与新移民叙事——〈美华文学〉与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一书，我不由得感慨它的出现真是正逢其时。因为北美的华文文学研究在北美的高等学界一直遭受冷遇，华语文学仅仅被列为少数族裔的文学，从未进入到西方人文学科研究的重点领域。令人欣悦的是，进入21世纪以来，有关北美华文文学的梳理和研究正在国内外学界的推动下得以抽丝剥茧地展开。程国君教授的研究，正是如此。他从大陆背景作家云集的《美华文学》杂志切入，对北美“新移民文学叙事”做了别开生面的研究。

华文文学发展的历史事实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浪潮，“海外新移民文学”逐渐成长壮大，尤以北美文坛阵容最为强大，被学界誉为是“美华文学的第三次浪潮”。比起中国台湾背景的“留学生文学浪潮”，北美新移民文学减却了漫长的痛苦蜕变过程，因其现代性因素和全球化浪潮而增进了先天的适应力与平衡感。从大量新移民作家的作品中，我们能闻到东西融合的浓厚气息，也能观览到“地球人”的广阔视野。这些文本弥补了中国当代文学所缺乏的某些质素，包括

对生命价值的探讨、全球化视野下的“全球化”的宏大议题，甚至也包括给叙事技巧和表达策略带来的冲击。因此，从叙事美学的角度讲，毫无疑问，北美新移民叙事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文化系统工程，是中华文化现代化的重要参照。正是在这样的大时代背景和华文文学发展的前提下观照，我认为《全球化与新移民叙事》做出了四个“首次”的突出学术贡献。

一、首次从文学刊物入手，发掘一个新的文学时代

1995年，《美华文化人报》在旧金山诞生，1998年后改为《美华文学》期刊。该杂志的创刊一举改变了海外华人创作仅仅在海外报纸副刊、台港澳地区和大陆华文期刊出版发表的历史，为华侨文化和华文文学的传播、发展开辟了新的纪元。程国君教授在他的研究中对《美华文学》的意义有如下评价：①在北美弘扬了中华文化艺术，展现了一代移民华人创造美国文化及其历史的伟大贡献；②在英语世界坚持汉语创作，开辟了异域创办华文文学纯文学刊物的先河；③促进了“金山作家群”的形成，培养造就了一大批北美华文文学的生力军，有力地推动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发展；④在小说、散文和诗歌诸文体上多样探索，奠定了新移民叙事文学发展的基础。这是极为恰切的理性判断，因为这本美国本土化的文学刊物——《美华文学》杂志本身就开启了一个新的文学新时代，而该著则凭借对这份杂志的研究，挖掘了一个文学新时代。

二、首次站在“全球化”的视点，俯瞰北美现代化与新移民文学态势

纵观北美华人的历史，正是由黄运基所在时代的“海外孤儿”到中国台湾留学生文学的“失根”之痛，再到今天“一代飞鸿”的广袤移植而发展。这既是历史发展的一种必然进程，也是文学变迁的内在轨迹。在美华文学的发展长河中，仅仅“草根文学”的批判现实主义如何跨向“新移民文学”的文化融合，就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文学史议题。程国君教授以“全球化”社会学理论为切入口，揭示了北美现代化、移民与新移民文学发展的内生动力，并由此客观如实地探讨了 this 议题。

一个众所周知的原因是，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发生，源于国人对于现代化的追求这种独特的社会历史文化思潮和个体自由发展的需要的新移民现

象的出现。在现代世界，移民成了现代人类世界一个极其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移民本身，是个动态的人类运动。这个动态的人类迁徙行为，使固化的世界活起来了，也使世界混杂化，人类混杂化，混杂又使世界活了起来，引起了变动，并具有了某种内生命力，尤其是国别、性别、族群、文化的主题也因为移民而得到深化，因而与此相关的移民叙事也因全球化而兴盛发达。程国君教授对此做了深入分析。我认为这正是程国君教授研究新移民叙事的合理的逻辑起点。因为新移民文学这种主题类型文学因移民而产生，移民如同奥林匹克运动一样是明显的全球性行为，以全球性观点来看新移民文学及其发展态势，也就有了必然性。

三、首次以“全球化”的高度，把握新移民文学的主题向度

程国君教授认为，世界华文文学直接参与并推进着全球化进程；尤其是新移民文学，对全球化的反映可谓是无所不在。现代意义上的移民，是追求的聚集，是自愿的移植，是“落地生根”，是走向新世界，是全球性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解释新移民文学时，运用全球化这个全球文化和社会学的理论话语，比之用流行的离散诗学理论，更为合理，也更有普适性。

因为正如移民是一个全球化的重要现象一样，华文文学或者说新移民文学也是全球化的一个重要表征，而这个表征实际上正是华文文学或新移民文学的实质表征。新移民文学由于其涉及国别、族裔、语言、文化、文明及人性和人类性这些全球化议题，它与全球化的关联更大。由于作家的跨国身份、性别、处境、所处文化与文明的特别，其创作是有其自身的特点和独特价值的，所以，新移民文学或美华文学的独特价值，也只有在“全球化”这个高度，才能得到深入的解释和把握。程国君教授的《全球化与新移民叙事——〈美华文学〉与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正是在这个前提下，首次以“全球化”的高度把握新移民文学的主题向度，从而为认识新移民文学文本丰富复杂的思想主题开启了新的思路。这在该著作第三章的作家分论中将会得到印证。因为对严歌苓、张翎、刘荒田等北美新移民文学的扛鼎作家，学术界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但在人类现代化实践和全球化视野下看，他们的文本的与此相关的议题就没有被触及。相反，《全球化

与新移民叙事——《美华文学》与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却对其做了相当深入的分析，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文本在民族社会基础上的一系列丰富主题，如国家情感、爱国主义主题；个人，或者说根本上说是自我基础之上的人权、自由等一系列主题；民族社会之间的关系及其基础上的国际主义、世界主义；总体意义上的人类或全人类性思想主题；世界各国关于社会现代化实践的主题。这些范围宏阔的主题使新移民文学超越了单一社会和社会内部及其人的意义上的文学内涵，因而也就使其具有了更为宏阔的思想内涵向度。

四、首次阐释“跨国诗学”文本：精到的新移民叙事个案分析

程国君认为，作为新移民叙事的权威期刊《美华文学》，不仅刊载了大量新移民叙事的经典，包括对汉语文学诸文体如小说、散文、诗歌的探索，还记录了新移民文学的发展进程，并确立了新移民叙事的基本格局，尤其是凸显了新移民叙事的“跨国诗学”品格！

在其“跨国诗学”的分析中，除黄运基之外，作者特别选了北美新移民文学七家——严歌苓、张翎、沙石、吕红、刘荒田、一平和陈瑞琳，从小说、散文、诗歌和评论四个方面对于当代北美新移民文学代表作家的文本和创作现状做了分析研究：《走向世界与世界视野——严歌苓与新移民叙事的全球性主题》《从温州小城到“金山”世界——全球化与张翎新移民叙事的主题向度》《移民叙事的另类面相——沙石〈倩徒〉与新移民叙事的美学维度》《“所有移民迁徙原因”——〈美国情人〉的现代内涵与叙事创新》《全球性主题与文化坐标体系建构——刘荒田散文的文化内涵和文体艺术创造》《美华诗歌与汉诗拓展——美华诗歌的多样探索与一平诗的开拓意义》《“开花结果在海外”——陈瑞琳与新移民文学批评》。由这七家的创作和批评，正可看到北美新移民文学的基本面貌和宏阔景象。我认为，程国君教授对“旧金山作家群”为代表的移民叙事展开的全面细致的叙述与研究，新见迭出，识见独到，真可谓学界之少见。其中，关于严歌苓的研究，关于刘荒田的研究等，都达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回首移民文学的百年耕耘，百年收获，美华文学的长河正是在东西方文化的“交战”“交融”状态中艰难地成长起来。移民文学或者新移民文

学的可贵，首在解放了心灵，与世界、全球接轨。很显然，美华作家的努力，不仅仅是要告别“乡愁文学”的囿囿，更有对“个体生存方式”的深入探求及全球人类命题的思考。作为一个变革时代的文学思潮，移民文学的路途还将十分漫长。研究北美华文文学，面临的是全新的领域，所以研究者需要披荆斩棘，为后来人开拓出一条大道。程国君教授的研究实际上就是如此。他一方面做了大量的资料收集工作，一方面慧眼指出，近年来的世界华文文学研究，虽然呼声很高，但还是缺少文化战略意义的考量，也未能从文本外去探寻发展的动力依据，对于它产生于世界各国的原因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基于对新移民叙事的价值和意义的这种考量，程国君教授从叙事学理论对北美新移民文学的研究，对北美新移民文学所具有的文化价值意义的研究，就有了更重要的开拓价值。

因为移民现象是一个全球性的社会议题，海外华人移民叙事对此有独到的反映。海外华人移民叙事描述的生动形象的前移民历史、移民人生和生活历史，给我们认识移民及其这一国际性的社会现象提供了丰富的文史材料，为我们了解在地球村背景下的“彼岸追寻”的现代移民的世界图景以及世界现代化实践的社会历史发展状况提供深刻的现实启示。同时，海外华人移民叙事的作者是一种独特的语言艺术世界的创造者。这一角色使其作品不仅成为了世界现实社会的反映，而且还是未来世界的表现^①，因而其叙事的文化价值意义不言而喻，对其深入研究的文化价值意义也就更大。感谢《全球化与新移民叙事——〈美华文学〉与北美新移民文学研究》，它的完成不仅代表着北美的华文文学研究迈入了新的高度，也代表着世界华文文学有了自己的文化担当！此刻，我又忽然想起了痖弦先生曾经写下的两句话：“大风起兮；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华章！”

陈瑞琳

2016年9月12日

于休斯敦郊外

① 对于叙事的文化价值意义，法国文化史家维克多·埃尔的论述可能最值得参考。他认为诗人们（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和雪莱的作品，都不是在表现一种世纪病，而是在表达对未来，对人类创造力的信仰……他们不是颓废派，而是新的信仰的预言者和捍卫者”。（维克多·埃尔，1988，文化概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78。）